二六七：雙妹密議終身大事

善本性　黃國滿圖　郭傳楷主文

小周同安妮匆匆打開了大行李箱，其中三分一的地方，放着香港買的珍貴食物，她們都不大認識，其中印有英文的，一看就明白：蘇州松子糖、松子仙；和八寶松子核桃糕；和許多南貨。另三分之二，佔了大半箱，都是女衣料，和整套漂亮的「資生堂化妝百寶箱」——兩套，顯然是一人一份。

衣料都是絲織品、蔴織品！法國，英國貨……，泰國有的見過，有的根本買不到。她兩個好不感動，都說：「他買女人用的東西，怎會這樣內行！」安妮收拾了半天，兩人情不自禁摟得緊緊的說：「我們立刻明天拿去成衣店做兩套……做一套中國式的套裝！讓他歡喜！」安妮吻着罷她，兩人倒在大梳發上商議：

「依我看，你我不能超過訓練班之後的旅遊參觀，便應該作事實的決定——你，小妹，是不是打內心愛他一如愛我？」小吳貼緊了安妮細聲道：「二人嫁一人，從前有妻妾之分，但我看到，就在曼谷，也不易公開！」

「我想到，這不必說了！他提到兩次關于吻交的話，說英國愛理斯，哈微拉克的性心理說，互相吻交是無害的，但不是全般的性生活，在性生活中，這不是禁忌，而是動力……。你我愛他，是整個的人，和他天生的壯美……。我們必須放棄外表的夫妻制度，作他的雙情婦，而且並不一定每次三人合睡一床，也可以你我各自一對一。既然你我相愛，又你我同心愛他，那便不必理儀式，不必理社會上的風俗！但我看，旅遊參觀節目中，你們切不能拖延，這個人，不怕沒有一百個女人愛他！」

「他的婚姻呢？我們不考慮了麼？」——「不是你我可以過問的！你我只是爲了同愛，一切以給他快樂爲主，而他也給你我幸福！」

說完兩人又吻了一會。忽然電話響——「是他！啊啊啊，好的，我知道，老字號海產店，一邊是泊車成條街，好的，七點我兩十樓上先佔位。」安妮放下電話：「他可以同吃晚飯，想起了海產泰麗園，木桌木椅……。」

她們是極熟的，開車先到，幸而還不才七點，有了座頭，天氣微熱，廿九度。其禮十五分鐘後上來了——「今晚我們三個可以去跳舞！」原來白玉蘭是接到台北電話，她祖母進了醫院，她已在午後飛去台北，留條在公司桌上。其體放了心，當然陰晴着。安妮點菜，天熱了，不得不飲啤酒。這是沒裝修的本地名店，無一樣不鮮美，生意旺。

二六七：識落咀頭

王占美曰：「已經吩咐手下去查喇，三幾日內，會有結果。」

師姐容曰：「你一定要界住做至好，我有份賺佣者也。」

王占美曰：「鞋，賺得幾多嘅！」

師姐容曰：「你不必理，總之，我要自食其力，不會靠男人。」

王占美曰：「你怕人所以會更加愛你。」

師姐容曰：「界你不可愛愛聲，好肉麻。」

王占美曰：「咁我眞係愛你嘛！」

師姐容曰：「懵口水喇，我不受坤喫！」

王占美笑曰：「界你激壞，我講心中話，你又話我坤你！」

師姐容曰：「你可以不講喫！」

王占美曰：「海倫，你再咁落去，我會發狂喫！」

師姐容曰：「乜你未同女人傾過偈者耶？」

王占美曰：「你知不知你十分激死人喫？」

師姐容曰：「唔知嘅，我有個句講個句。」

王占美曰：「海倫，你以爲我玩玩下？」

師姐容笑曰：「你慣喇，你同招公子一担担，有乜不同，一味識落咀頭。」

王占美曰：「你又講阿招！阿招正式玩家，而我王占美不是。」

師姐容曰：「但你兩個都話愛我，講過一定要講時間，慢慢或者我會知你眞抑或假，現時講乜都有用。」

王占美曰：「海倫，昨晚我正式向老婆提出分手。」

師姐容曰：「爲乜咁做？我有叫你做嘅。」

王占美曰：「爲了你，我一定要同佢分手，由此可見，我對你幾咁眞！」

王占美曰：「不知嘅，我不知點至信，亦不知你眞定假，我到肉麻到不得了，我聽見就心煩。」

王占美曰：「你要我點至信呢？」

師姐容笑曰：「不知嘅，我不知點至信，亦不知你眞定假，我講過，做朋友，到肉麻到不得了，我聽見就心煩。」

王占美曰：「你要我點至信呢？」

師姐容笑曰：「不知嘅，我不知點至信，亦不知你眞定假，我講過，做朋友，到肉麻到不得了，我聽見就心煩。」

王占美曰：「你怕人知道，我會發狂。」

師姐容曰：「你可以不講喫！」

王占美曰：「海倫，昨晚我正式向老婆提出分手。」

師姐容曰：「爲乜咁做？我有叫你做嘅。」

王占美曰：「爲了你，我一定要同佢分手，由此可見，我對你幾咁眞！」

王占美曰：「你知不知你十分激死人喫？」

師姐容曰：「唔知嘅，我有個句講個句。」

王占美曰：「海倫，你以爲我玩玩下？」

師姐容笑曰：「你慣喇，你同招公子一担担，有乜不同，一味識落咀頭。」

王占美曰：「你又講阿招！阿招正式玩家，而我王占美不是。」

師姐容曰：「但你兩個都話愛我，講過一定要講時間，慢慢或者我會知你眞抑或假，現時講乜都有用。